

歷史與空間

## 列子故里雨中行

霏霏秋雨中，筆者如約來到鄭州東30里外的圃田鄉大孫莊，這是戰國前期著名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列子的故鄉。

列子文化研究者、列子小學校長吳建增冒雨在村口迎接，逕直引我來到村北一條小路，打開一個古式磚門，說：「這裡就是列子墓園。」

冒雨入內，迎面是一座轟轟聳聳的三米多高的大理石碑，上刻列子浮雕像、頂端鑄太極圖。墓園窄長，寬不過六七米，長約四十米，兩道兩邊植兩列松柏，鬱鬱蔥蔥，在雨水沖洗下更加蔥翠欲滴。墓前立有一碑，上鐫「鄭國時人列子之墓」，兩旁有一聯曰「隱居圃田四十載，澤林神州八方人」，橫批「古今仰止」。旁有兩塊古碑，上鐫：「先源列禦寇之墓」，係明代所立；另一塊書「仙人列子之墓」，是民國23年所立，有些風化了。

吳校長說，從前這裡前有潮河，後有丘陵，四周樹木成林。附近曾有列子祠，建有大殿、卷棚、左右廂、過廳和門樓15間，大殿頂鑲鳴吻、寶瓶，望瓦有圓形圖飾，樞木、雀替有「天馬奔日」、「獅滾繡球」等浮刻。廳前立有明碑和清碑。列子祠一度改為佛寺，明萬曆八年(1580年)監察御史蘇民望巡視河南途徑圃田，得知此地為列子故里，遂命奉直大夫知鄭州事許汝升重建祠堂，立「重修列子祠記」碑。可惜「文革」時被毀……

余見墓園四周散落著廿餘通石碑，有當代名詩人賀敬之的「中國列子碑林」，97歲老革命李銳先生墨寶「翰苑千秋」，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手書「愚公移山造福中國」，及朱忠寶、唐玉潤、黃居正、張海、唐國強等書法名家和文化名人的題刻。「這些都是列子文化傳人陳國勳和本人近年來四處奔走求索集納所刻，」吳建增不無遺憾道：「如今墓園只剩下半畝，大批刻好的碑石只好暫存倉庫，將來墓園擴建後才能算真正的『列子碑林』呢！」

秋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感到陣陣寒意，有點「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感覺，想起列子「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德，萬物無全用」的名言和他筆下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寓言故事，又覺得溫暖了許多。吳校長說：「列子淡泊名利、榮辱不驚，他在老家待了四十年，潛心學問，終成一代大家。他留下的《列子》八卷，即《沖虛經》，是道家經典著作，書中134則哲理散文、民間故事和寓言傳說，至今不乏教育意義！」

舉筆走在列子故里，不禁想起列子的軼事來：當時有人見列子家貧如洗、面黃肌瘦，就勸鄭國宰相子陽資助列子，以博得好名聲。子陽便派人給列子送去十車口糧，列子卻予以婉拒。妻子罵他不識時務，他道：「子陽是聽人之言才資助我，以後也可能聽人之言怪罪我！」一年後鄭國內亂，子陽被誅，其黨羽均株連致死，列子卻安然無恙，其高瞻遠矚由此可見。

吳建增請我到學校看看。門額「列子小學」四個金字赫然醒目，院中央立一巨石，上書「列子故里」，背面是「高山流水」，筆力遒勁灑脫，為著名書法家朱忠寶手跡。抬頭前望，「追尋夢想，享受教育」八個紅色大字高懸屋頂，乃民進中央副主委、秘書長朱永新所提。校園寬闊，呈四方形，課堂裡書聲琅琅。除教室和教研室外，另設有「國學館」、「書畫院」、「民樂館」、「手工坊」，令人耳目一新。

最令人稱道者，當數校園裡的「列子文化長廊」了。師生們將《小兒辯日》《薛譚學嘍》《成蠅猶振》《杞人憂天》《愚公移山》《朝三暮四》《高山流水》《歧路亡羊》《列子學射》《列子論命》《九方皋相馬》等列子寓言繪成圖文並茂的壁畫，深受孩子歡迎，成為獨領風騷令人欣喜的學校一景。「列子寓言能開啟人的心智，給孩

子以啟迪和教育。我們此舉旨在引導莘莘學子珍惜光陰、刻苦學習、樹立遠大抱負，享受教育的美好。」吳建增道：「俺們還推出一套《國學·列子選讀》課本，擬向全市推廣，讓更多的鄭州人知道咱們歷史上有這麼一位了不起的祖宗！」

站在列子小學樓上，雨中仰望石碑上「高山流水」四字，尤覺別有韻致。恰巧學校「民樂館」裡傳來古箏纏綿的旋律，一聽，彈的正是中國十大古曲《高山流水》，我一邊洗耳恭聽，一邊想起《列子·湯問》裡的感人故事：「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子期死，伯牙謂世再無知音，乃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這傳頌千古的「高山流水遇知音」，歌頌的正是博大真摯的人性之光！

筆者又想起列子「御風而行」、「成仙升天」的故事。莊子非常欽佩列子，他在《逍遙遊》中曰：「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說列子能駕風行走，那樣子何等輕盈瀟灑。他為了尋求「道」(理想)不肯急功近利，走得那麼輕鬆自在，因為心中有夢想啊。

據吳介紹，村西二十鋪青龍崗上還有「八卦御風台」和列子瞻，乃鄭州「古八景」之一，歷來前往瞻仰、遊覽和吟詩題詠者眾多。宋皇佑年間鄭州知州宋庠寫有《過列子觀》一詩：「兩作朱屠宰，重登羽宮宮。故墟牆舍壞，塵案耐杯空。款戶殊無履，乘衣尚有風……」，謳歌了列子高風亮節；清代鄭州學人侯爾梅有《登御風台》詩：「昔讀冷然句，今登列子台。閭閻春草綠，姑射野花開。仙子何時返，牧童去復來。乘風素有志，恨未徒崔嵬」，對列子也敬重有加。

吳建增道，該校原為鄉村小學，經



列子小學。 作者提供圖片

有識之士呼籲於2010年5月正式更名「列子小學」，省市領導出席了揭牌儀式。全國人大老幹部局局長丁玉賢、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秘書長時正新、中華希望樹兒童救助專項基金主任王紅英及眾多愛心人士也先後來校參觀指導。該校還成立了「列子國學幼兒園」，按童趣對幼兒進行國學的啟蒙。

臨別我說：「鄭州是中華文明腹地和八大古都之一，列子是鄭州一張重要的文化名片，列子故里有一所列子小學可謂天經地義實至名歸。只是列子墓園面積太小，又被擠在廠房的夾縫中……」吳建增道：「上級對此也很關心，今年初有關部門已制定出《列子墓園保護規劃暨展示方案》，準備對列子遺跡進行保護性開發，計劃園區總佔地195畝，墓園為30畝……」

秋雨中回望綠樹掩映的列子故里，想起英國教育史家蒂芬·斯賓德一句話：「歷史好比一艘船，載著現代人的記憶駛往未來……」在建設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的今天，對列子文化進行適當包裝和正面宣傳，的確很有意義。列子云「聖人之教，非仁則義」，相信列子小學和未來的列子文化園區會不負眾望，「御風而行」！

亦有可聞

文：青絲

## 蘆薈潤心

興起吃蘆薈，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事情，仿如一夜春風來，就到處都在吃這種植物，老年人說它養生，婦女說它養顏，男性說它清火，年輕人說它除痘……蘆薈是否有這麼神奇的食效暫且不論，就它給人帶來的心理撫慰，即為一種充滿想像力的味覺轉化，所以能引得眾人追捧。

昔日我家的天台上，就有一株蘆薈。起初是種在瓦盆中作為盆景，不數年，就長至半人來高，肥厚的葉片，每條都有數尺長，移植到花池裡，竟也佔據了大半空間。其葉緣生有銳利鋸齒，人站在旁邊得很小心，稍不注意就會在胳膊上留下一道血痕。遇到端鍋捧碗時被燙傷了手指，我們就到天台上割一小截蘆薈，把斷口泌出的黏液塗抹到傷處，清涼貼貼，有不錯的緩解作用。平日也偶見有婦女洗完頭之後，把蘆薈的汁液抹到頭髮上，代油潤澤。這些用途，在清代筆記《嶺南雜記》裡都可找到相關記載，說明其來有自。只不過，我幼時從沒見過有人吃蘆薈，故後來這種植物成為走紅的食材，也讓我小小地驚訝了一回。

最先用蘆薈做文章的一些養生食館，乃借蘆薈的藥性，突出食療的概念。只要想像力有多遠，花樣就能有多豐富。我曾在廣東光顧過專門的餐廳，裡邊推出的菜餚無不是與蘆薈有關：蘆薈雞湯、蘆薈凍、蘆薈茶、蘆薈火鍋……其賣點，就是尊奉傳統的飲食之道，注重調和平衡。因蘆薈生性寒涼，若無其他的輔料相佐，一味急衝猛攻，會對體質虛弱或脾胃不佳者有損，故須借助它味相制，使其非能專力，才能有益於人。

客人進入餐廳坐下，服務員會先奉上一杯蘆薈茶。是用蘆薈的根片焙乾泡茶，喝起來有著淡淡的清雅植物香，很符合近年來倍受推崇的綠色養生飲食觀。蘆薈雞湯是選取一隻幾斤重母雞，加入蘆薈同煲，另加入適量老薑和黃芪、黨參為輔。在這道湯裡，唱主角的蘆薈是「君」，搭檔配角的雞就是「臣」，性相反卻又相助的老薑是「佐」，調和的黃芪、黨參是「使」，彼此互為制約平衡，就達到了飲食養生的理想狀態。雞的腥膻肥膩，俱被蘆薈的清新氣息辟走，鮮甜被淋漓盡致地烘托了出來，不僅雞肉滑嫩彈牙，就連雞皮吃起來也是脆的，且不分年齡體質，男女老少都可食用。

如果想要品嚐家常菜式，就把焯過水的蘆薈切成細粒，混入蛋液中拌勻煎熟。碧綠的蘆薈點綴在金黃色的雞蛋中，不但醒目，就飯也是一流。至於提取蘆薈汁液做成的啫哩凍，芬芳清香，口感淡雅，最受注重美容養顏的女士歡迎，飯後來一客作為甜點，簡直完美。

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實質，追求的其實就是一種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蘆薈入饌，就很好地詮釋了這一看似尋常、實則無比玄妙的境界。



蘆薈 網上圖片

## 文藝天地

手寫板

文：馮磊

### 夜讀

1

「有一間屋子，不必太大，但必須有光；有一種生活，無需奢侈，但必須有書來讀。」

多年以後，當我再次端詳《夜讀聖經》這幅畫，脱口而出的竟是這樣兩句話。

與絕大多數畫家一樣，倫勃朗擅長處理光與影的關係；與絕大多數畫家不同的是，倫勃朗更擅長處理光與影的關係。在他的筆下，每個人物都處於陰影的環繞與包圍之中，每個細節都受到光的影響。——這樣寫來，似乎有做一篇藝術鑒賞文字的嫌疑。但，倫勃朗帶給我的，其實是內心力量的鼓動與慈悲。

是的，生活無需奢侈，但必須有與哲人對話的愉悅。房間也無需太大，必須有獨立思考的空間。散文家梁化樂說，知識分子應該保留一個「精神單間」，大抵就是這個意思吧。

這樣的生活，是否極為奢侈？

這樣的生活，難道不是真的樸素？

2

這是一幅極為安靜的畫。

我說「安靜」，指的是畫中人尤其是看畫的人。面對佳作，看畫的人但凡沉浸其中，必能獲得內心的平靜。就像當年飢餓的音樂家走進小餐館，他飢腸轆轆，在凌亂不堪的小餐桌上草草寫下一紙曲譜，換取了一份簡單的果腹之物。多年以後，當我們夜不能寐的時候，打開電腦，悠揚而低沉的大提琴聲迤邐而至。瞬間，內心獲得了巨大平靜。而此時，窗外夜色如紙，又有誰能夠想到，這是一份土豆燒牛肉交易的恩惠？

所謂大師，就是這樣的吧。他舉手揮筆之間，總能告訴我們光明的所在，在驚濤拍岸或是陰雲密佈的時刻，帶領我們揚帆遠航、行走在波瀾不驚的水上。

所謂巨作，也是如此的吧。它總能給我們啟示，帶我們回到遙遠的過去。又豈是，幫助我們安放好自己的內心。

3

《夜讀聖經》就是如此。

這是一座典型的荷蘭式民居。屋子有著穹窿的頂，壁爐前，一位年長的婆婆在靜靜地諦聽媳婦朗讀《聖經》。在婆婆的面前，放著一個睡包，睡包裡，嬰兒正安詳地睡著。

婆婆是憔悴的，她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間婦人。她的表情有些畏縮縮縮，但是聽讀的神色寧靜而安詳。至於她的兒媳，只留了一些側面和背影給我們。——這是一個普通的人家，在安靜的冬夜，她們做的其實是無數家庭同樣在做的事情：閱讀。

我不是信徒，她們的信仰，自然與我有一定的距離。但是，我和信徒一樣被其深深打動。

我只是想，如果我們自己，也有她們的專注，或許就不會有如此多的苦惱和焦躁；如果我們自己，也有她們的樸素和簡單，或許就不會變成迷途的羔羊。在靜靜的暗夜裡，每一個人都有迷失自己的可能。在喧囂的塵世裡，每一個人都容易失去自我，放縱不羈。

寧靜是美的。有信仰的內心是美的。不必宗教，哪怕僅僅是對真理和美的信仰，僅僅是對寧靜與安詳的信仰，僅僅是對容忍與閱讀的信仰，這樣的人生，都是有益和有趣的。

中國古代的阮籍，每每迷途，都要嚎啕大哭。他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一個信仰迷失的時代。他的哭，不是因為道路的曲折和回家的艱難，作為一個彷徨者，阮籍在為一個時代的不知所措而痛哭。

是的，不知所措。當時代的車輪走

到了十字路口，選擇就成為必然的課題。阮籍並非聖賢，他只是一個敏感的通靈者。

他的哭，有些無奈。

他的哭，被後人讀作荒誕。

4

我喜歡倫勃朗，還有他的這幅畫。畫面上，老婦人、媳婦和嬰兒構成一個完美的三角。在他們的一側，有蠟燭的光在跳躍，在流動。

有人說，光與人同在，猶如信仰與人同在。我距離信仰太遠，只是恍惚覺得，在閱讀的那一刻，有獲取知識的幸福與寂靜的暗夜同在。彼時彼刻，這一家人，因為閱讀的存在變得無比真實而高尚。

她們或許是貧窮的，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

她們或許是寒冷的，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

衣食的富足，帶來的是肢體上的溫暖。而閱讀的快樂，又豈是銅幣的叮噠聲能夠取代的？

5

在古希臘，詩人是距離神祇最近的人。同樣的，詩人也是離真理最近的人。這種觀念或許也可以如此解讀：誰掌握了寫與讀的技能，誰就掌握了通向真理之門的鑰匙。

《夜讀聖經》裡，畫家讓這個普通的人家點亮了蠟燭，燭光照亮了半間屋子。那些光，是因為閱讀而閃亮的內心，因為知識的傳播而點燃的希望。——巴赫的音樂、倫勃朗或者提香的作品、米開朗基羅的雕塑以及鄧肯的現代舞，藝術家以及他們偉大的作品，就像暗夜裡的一支支火燭，指給我們前行的方向。他們或者它們，告訴我們什麼是美好和純真，告訴我們如何懷揣著一份希望，走到光明的太陽地裡去。

夜裡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詩情畫意

文：凌欣元(香港理工大學學生)

### 深圳的秋天

深圳的秋天  
彷彿一夜之間降臨，微涼  
不由自主添了衣裳  
堪堪下午六點就不見了夕陽  
無妨  
這是歲月又一個篇章  
花草一如既往地個個  
沒有落葉金黃  
也沒有白霧為霜  
有的是路旁的羊蹄角、異木棉  
盛放  
靜靜地走一趟  
在小徑彷徨  
在深圳的秋天裡徜徉  
即便不若春日芬芳  
卻有春日比不上的意味深長  
總是會在此時想起過往  
回憶無法丈量  
有的美好如珠琅  
有的卻百孔千瘡  
但秋天不是注定的悲傷  
別來無恙  
看看，一切還是美好的模樣  
你，是否安康



浮城誌

文：星池

### 讀書

讀書會，讓愛書人互相交流，擴展視野。倘若在書店舉行，能賦予環境獨特意義。假如有人路過，不屑且嫌其乏味，實是略知一二，坐井觀天。

帶領者先介紹書目，淺讀篇章，後各人分享閱讀心得，開放自由，從心主動參與其中。談話書本設計怎樣，厚薄軟硬，觸感如何。了解作者及背景，章節編排，能從多少角度切入，歸納出多少主題。眾人憑自身閱歷表見解，可會投入書中，有否共鳴。最後，討論書籍的優秀，信息能否有效傳遞給讀者。眾人圍繞主題，共享更多資料及相關書籍。讀書之餘，亦在讀人，彼此學習，解決疑難，獲得啟發。作者有感而撰寫成書，讀者通過細閱文字，往往詮釋出較作者所想更加寬廣的世界。經用心籌辦的讀書會，書本更有活力，閱讀更為顯意義。

去年，在書店觀賞表演，演後交流甫開始，創作人已批評讀書會沉悶非常，於是在書店環境製作演出。數名演者，翻動書頁，拍打紙張，奏出



網上圖片

音樂，在欠缺文字參與，書籍僅發出蒼白無力的歌聲。欲讓書本相會結識，演出者或邀觀眾在不同書籍之中隨機朗讀句子，胡亂連接，偶見逗笑的拼湊，卻屬小玩意。新說書店內人與人相遇，對書本的沉溺怨念，搔不及癢處。最終，眾書難以提升內涵，讓人更認識，成了道具，或甚至是玩具。無法全然與書店環境作出對話，僅是有趣好玩的即興小習作。在公共環境或介入市民的生活空間，也曾欣賞與環境更為緊扣的即興演出，美學以外，顯現地區及場所的獨有文化特色，留下急速演變的社會。

自詡愛書的創作人，夜郎自大貶低讀書會後，無法使書店內的書本溢出獨特濃香，僅讓它們發出重重悲鳴聲。